



大会

Distr.
GENERAL

A/HRC/5/5
5 May 200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理事会
第五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2

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题为“人权理事会”的
第 60/251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非法运输和倾倒有毒和危险产品及废物
对享受人权的不良影响

特别报告员奥科丘克沃·伊比努的报告

内 容 提 要

本报告集中阐述武装冲突对接触有毒和有害产品及废物的影响。尽管历史上的战争总是产生负面的环境影响，但现代武装冲突中蓄意或附带释放的有毒和危险产品却对享受人权具有重大的不良影响。报告不仅研究武装冲突的直接影响，而且还研究武装冲突对于有毒和危险产品及废物运输和储存的管制所产生的后果。

报告还具体联系武装冲突分析该问题所涉的人权层面，尤其是可能受不良影响的权利。报告提出了适用于该问题的法律框架，并明确了潜在的责任承担者。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结尾提出了一系列建议，目的在于防范或至少缓解因武装冲突而接触有毒和危险产品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1 - 3	4
一、接触有毒和危险产品：武装冲突的影响.....	4 - 27	5
A. 因敌对行为而释放的有毒和危险产品	4 - 21	5
B. 武装冲突对有毒和危险产品及废物的管制 工作产生的负面影响	22 - 27	12
二、接触有毒和危险产品及废物的人权层面问题	28 - 46	15
A. 受影响的权利	28 - 39	15
B. 责任承担者	40 - 46	19
三、有关武装冲突期间释放有毒和危险产品及废物的 法律框架.....	47 - 57	21
A. 国际人道主义法	47 - 55	21
B. 人权在武装冲突期间继续适用	56 - 57	24
四、结论和建议.....	58 - 61	25

导 言

1. 1995 年，人权委员会通过了第一个关于“非法运输和倾倒有毒和危险产品及废物对享受人权的不良影响”决议。委员会第 1995/81 号决议确认，非法运输和倾倒有毒和危险产品及废物对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构成了严重威胁，而且委员会确定了特别报告员分析这种现象对人权不良影响的授权。此后，委员会每年通过一项有关该问题的决议(第 1996/14、1997/9、1998/12、1999/23、2000/72、2001/35、2002/27、2003/20、2004/17 和 2005/15 号决议)。委员会第 2004/17 号决议将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授权再延长了 3 年，而人权理事会第 1/102 号决定又将这项任务授权延长了 1 年。¹

2. 奥科丘克沃·伊比努先生在提交委员会的初步报告(E/CN.4/2005/45)中向委员会通报，他打算在今后的报告中采取主题重点的做法。特别报告员确定了一系列标准，以便运用这些标准来选择其报告重点阐述的主题问题，例如某具体问题导致的实际或潜在侵犯人权现象的严重程度和范围，以及从受害者角度对侵犯人权现象进行分析能否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努力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

3. 在特别报告员根据其任务授权向委员会提交的前几次报告中，阐述了由于大量人群接触低量有害化学品(尤其是农药)对人权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些报告还向委员会介绍了国际环境法领域已经通过或正在制定的细致的多边法律框架，这一框架旨在防范由于接触某些最危险化学品对人体和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但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武装冲突不仅频繁发生，而且对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冲突中大规模释放有毒产品会影响环境，因此，特别报告员决定将这一问题作为本次报告的重点。

¹ 特别报告员根据这项任务授权向委员会提交了以下报告：E/CN.4/1996/17、E/CN.4/1997/19、E/CN.4/1998/10 及 Add.1 和 Add.2(关于访问南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报告)、E/CN.4/1999/46 及 Add.1(关于访问巴拉圭、巴西、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的报告)、E/CN.4/2000/50 及 Add.1(关于访问荷兰和德国的报告)、E/CN.4/2001/55 及 Add.1、E/CN.4/2002/61、E/CN.4/2003/56 及 Add.1(关于访问美利坚合众国的报告)和 Add.2(关于访问加拿大的报告)、E/CN.4/2004/46 及 Add.1(关于访问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报告)、E/CN.4/2005/45 及 Add.1、E/CN.4/2006/42 和 A/HRC/DEC/1/102。

一、接触有毒和危险产品：武装冲突的影响

A. 因敌对行为而释放的有毒和危险产品

4. 在上一次报告中，特别报告员集中阐述了长期接触低量有害化学品的问题。² 在前几次报告中，特别报告员讲述了发生大规模接触有害化学品事件对人权产生的影响，例如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农药中毒事件或者类似博帕尔灾难性事故。在前几次报告中，特别报告员还介绍了发展中国家在处置有害废物或回收利用废旧船只和电子废物的作业期间，对工人和社区造成的人体危害性影响。³ 在本报告中，特别报告员希望重点关注在武装冲突的特殊背景下有毒和危险产品产生的不良影响问题。尽管在武装冲突中可释放武器化的化学品，而且不幸的是已有这样的使用，但本报告不讲述这一问题，因为国际人道主义法明文禁止了化学武器的使用。自从作出禁止规定以来，使用化学武器的案例也仅限于少数几个国家，而且这些国家也受到了广泛谴责。

5. 众所周知，战争一般都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古往今来，战争都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环境后果，从圣经时代摧毁果园或布匿克战争导致肥沃的土地盐碱化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片土地因为阵地战和大量使用炸雷而倍受创伤。然而，在上一个世纪，武装冲突对环境造成的潜在危害已大幅度增多。一部分重要原因是工业和日常生活中已广泛普及并且越来越多地使用化学品。导致这一增长趋势的另一个因素是武装冲突的性质不断发生改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大多数情况下，战争就是两支庞大的军队在某个遥远的战场上对峙。现在战争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变成在城市、靠近工业中心的地方交战，工厂就成了威力十足的远距离动能武器攻击的目标。这些因素导致因库存的有毒产品和危险化学品在被摧毁而释放到环境中的风险呈几何级数增长。

6. 近年来，导致风险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武装冲突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方的目标在性质上不断发生改变。历史上，打仗是为了征服领土，而要达到这一目的，

² E/CN.4/2006/42.

³ 见最新文件 E/CN.4/2004/46 第 29-43 段。

⁴ Jay E. Austin 和 Carl. E Bruch 著《战争的环境后果：法律、经济和科技视角》（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 年）第 1 页。

就必须消灭对方的军事力量。但是如今，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使用武力不再以征服领土为目标，而是力图影响对手的决策流程。这类冲突又称为“胁迫”作战，发动这种作战的一方会设法威胁对方决策者最珍视的事物。⁵ 在许多这样的胁迫作战中，武装部队并不是唯一的目标，还有工厂和工业园区等经济利益，这反过来又导致危险化学品释放的概率上升，进一步威胁人权的享受。

7. 在敌对行动中释放有毒和危险产品既可能是蓄意的，也可能附带发生。由于上文中谈到的各种因素，对工业场址的一次攻击使引发化学品释放的风险进一步增长，即便这并不是发动攻击一方的初衷。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危险和有毒产品不断普及，导致在敌对行动中蓄意使用这些产品。尽管这些产品原本是用于非攻击性用途，但将这些产品释放到环境却就为了取得某种军事优势。

8. 在各类有毒和危险产品中，石油是曾在武装冲突中被大量释放的一种产品。石油在现代战争中如此重要，库存石油因此成为攻击的目标；中东这个富产石油的地区为大量冲突所困扰，石油的普遍存在导致各类冲突中越来越多地以石油设施为目标，对环境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军队向波斯湾水域倾倒了数百万桶原油⁶，据认为伊拉克这样做是为了阻止对伊拉克海岸可能进行的两栖攻击。海洋环境不仅会因为蓄意倾倒而受影响，还可能在攻击中附带着受影响，例如攻击海岸附近的油库或发电厂等目标。

9. 向海洋环境倾倒石油会对经济和周边人口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后果。应当说，人民健康会受到不良影响，特别是通过呼吸或直接接触石油，或者通过食用受污染的海产品间接受到影响。鱼类和螃蟹的身体组织里浓缩的石油污染物以及被污染的贝类都有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⁷ 而且，在某些环境下即波斯湾地区，相当大比例的饮用水是将海水脱盐后提取而来。如果海水受到污染，就会影响

⁵ Michael Schmitt 题为“武装冲突的法则：问题和前景”的演讲(由 Chatham House 举办的会议，2005 年 4 月 18-19 日)。演讲全文链接：

<http://www.chathamhouse.org.uk/pdf/research/il/ILParmedconflict.pdf>。

⁶ 专家认为，这次溢油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在最初估计 1100 万桶的数量之后，现在大多数研究估计总溢油量在 250 万和 400 万桶之间。William M. Arkin、Damian Durrant 和 Marianne Cherni 著《关于影响：现代战争与环境：海湾战争案例研究》(Greenpeace, 1991 年) 第 63 页。

⁷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海洋的石油污染对经济和人类健康的影响》，全球海洋信息门户 <http://oils.gpa.unep.org/facts/economy-health.htm#socioeconomic>。

饮用水供应。对于沙特阿拉伯等国而言，这一问题尤为严重，因为该国 70% 到 80% 的人口由脱盐厂供应淡水。⁸

10. 此外，渔业也会受到影响。石油溶解后会产生海洋生物极为敏感的芳烃。随食物链上升，就会影响渔业，因为某地区发生石油外溢后，人们就不敢再食用当地海域捕捞的鱼类。如果一次武装冲突中外溢到海洋环境里的重油没有清除，而是沉积下来，就会对海底资源产生严重影响，进而对渔业和海水养殖业造成潜在的灾难性影响。⁹ 在许多沿海地区，这不仅会直接影响食品供应，而且会危及渔业从业人员的生存。在某些国家，渔业是许多人赖以生存的行业。举例来讲，黎巴嫩就有 30,000 多人依靠这一行业生存，占总人口的近 1%。¹⁰ 这些影响可能会长期存在，可持续许多年，因为石油污染对现有鱼类的影响并不立即全部表现出来。以 Exxon Valdez 油轮的泄漏事故为例，事故发生后 3 年，受影响海域的鱼类种群才开始出现灭绝的状况。¹¹

11. 旅游业是发生石油外溢后另一个受影响的行业。攻击库存石油或蓄意倾倒石油导致石油外溢，这必将影响海岸线。有些地区拥有风景迷人的海滩和度假胜地，石油外溢就会给当地旅游业造成相当大的损失。¹² 酒店、餐厅和其他旅游和海滩业态可能被迫停业，因而影响该行业从业人员的生存。举例来讲，特别报告员就粮食安全权问题访问黎巴嫩后报告说，轰炸吉耶赫发电厂导致的石油外溢将长期影响旅游业，而黎巴嫩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口从事该行业。¹³

12. 在武装冲突中，蓄意或附带引起的陆上石油外溢和火灾常常发生。尽管海洋环境尤为脆弱，但石油污染同样也会对陆地产生重大、长期的影响。陆上石油外溢可以是蓄意倾倒的结果，例如向壕沟中倾倒石油，以抵挡敌军前进的步伐，或者是摧毁油井后导致的后果。摧毁油库或炼油厂也会引起被攻击的设施周围发生石油

⁸ William M. Arkin、Damian Durrant 和 Marianne Cherni 著《关于影响：现代战争与环境：海湾战争案例研究》(Greenpeace, 1991 年) 第 65 页。

⁹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海洋的石油污染对经济和人类健康的影响》，全球海洋信息门户。

¹⁰ 《黎巴嫩石油泄露快速评估与应对任务(最终报告)》，由 Richard Steiner 编写 (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2006 年)。

¹¹ 同上。

¹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海洋的石油污染对经济和人类健康的影响》，全球海洋信息门户。

¹³ A/HRC/2/8.

和石油产品的外溢。这会导致石油湖的形成，正如 1991 年科威特沙漠中发生的情景一般。碳氢类因其特性而可在土壤中流动，在容易渗透的土壤中更是如此，因此往往会污染地下水和饮用水供应。¹⁴ 这类石油外溢还会威胁到农业，尤其是将被污染的地下水用于灌溉农田。

13. 武装冲突中频频发生的石油火灾要比石油泄漏更加直接地危及人类健康。在大多数情况下，石油火灾都是攻击油库、炼油厂或石化设施而导致的后果。摧毁油井或引燃洒满石油的壕沟也会引发火灾。以近年发生的事件为例，伊拉克军队在科威特 600 口油井上点燃熊熊烈火，1991 年伊拉克被攻击的一批炼油厂烧掉了几百万桶石油¹⁵，塞尔维亚的潘切沃炼油厂在一次空袭后烧掉了 80,000 吨石油和石油产品。¹⁶ 大量石油燃烧时毒性尤其大。应该说，燃烧石油会释放许多有毒物质，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多环芳烃、碳灰和铅。¹⁷ 其中，某些物质一旦接触就会致死，即在极度高温和一氧化碳中毒致死。而且，由于火灾会产生浓烟，周边群众吸入有毒烟雾后会直接影响身体健康。据报道，医院就诊记录显示，科威特油井失火后，上呼吸道和哮喘病症明显增多。¹⁸ 多环芳烃和碳灰等污染物会产生长期影响，有时还会致癌，因此对人体健康会产生中长期的负面影响。最后，食用受污染的农产品或饮用受污染的水也会影响人体健康。石油火灾的烟雾会导致黑雨，黑雨降下后，污染物会进一步渗透土壤，对农作物、土壤和地下水造成长期损害。

14. 在现代战争中，由于广泛使用化学品，并且以工业场址为攻击目标，因而在发生武装冲突时化学品外溢的几率会更高。由于化学品通常都实地储存在工业设施里，一旦这些工厂被攻击，就可能引发一场灾难，灾难的规模决不亚于博帕尔事件，而且尽管与武装冲突无关，也会导致数千人死亡。化肥厂面临的风险尤其高，因为有大量的氨库存在厂区内。由于液体氨的毒性很大，直接空袭液体氨设施可能导致大批人死亡。在克罗地亚武装冲突期间，一家化工厂遭到袭击，导致 72 吨无

¹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伊拉克环境初探》(2003 年)第 79 页。

¹⁵ 同上第 65 页。

¹⁶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科索沃冲突——对环境和人类住居的影响》(1999 年)第 31 页。

¹⁷ 同上第 34 页。

¹⁸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伊拉克环境初探》(2003 年)第 68 页。

水氨泄漏，周边城镇的 32,000 名居民被迫搬迁。¹⁹ 而且令人担心的是，工业设施的日常运营原本已经影响了环境，一旦轰炸工业设施，就会进一步加剧这些现有问题。

15. 同理，如果以石化设施为攻击目标，也会构成严重的环境威胁，因为石化设施中实地储存的化学品种多、数量大。举例来讲，1999 年，塞尔维亚北部潘切沃的 HIP 石化厂曾是两次空袭的目标，空袭导致多种有毒物质泄漏，包括 2,100 吨 1,2-二氯乙烷和 8 吨汞，此外还烧掉了 460 吨聚氯乙烯。²⁰ 二氯乙烷污染令人担忧，因为二氯乙烷已列为一种可能的人体致癌物。此外，二氯乙烷在土壤中流动性很高，可以很快渗入地下水，存留期近 30 年。潘切沃周边地区的地下水样本显示，其浓度是美国环保局规定的每升 5 微克标准的几千倍。汞是一种毒性很大的金属，一旦泄漏到自然环境中，就会转变为甲基汞这种有机汞毒素，在食品链中积存下来，尤其是通过鱼类。最后，聚氯乙烯已确认为一种人体致癌物，燃烧聚氯乙烯会分解出剧毒的二恶英、盐酸、一氧化碳和多环芳烃。

16. 尽管使用化学武器已被禁止，但在某些情况下，武装冲突中仍然将工业化学品用作武器。在这些冲突中，为了阻扰对手的军事行动，常常将一种非武器化的化学物质释放到环境中。相关文献中的冲突案例显示，这种使用化学品的做法本质上具有投机性。²¹ 事实上，如果发生军事行动的地区库存有工业化学品并且便于使用，那么就会萌生在军事行动中使用这些化学品的冲动。由于工业运营中广泛使用化学品，由于现代冲突往往在人口中心地区或其周边地区交战这一事实，就导致武装冲突各方发现并使用危险化学品的概率明显上升。相关文献中的冲突案例进一步显示，总体上讲，往往是非正规武装部队会针对军事上更强劲的对手使用或威胁使用工业化学品。这类危险品对人类生命和健康是否会产生不良影响，要取决于所用危险品的毒性、泄漏到环境中的危险品数量以及是否靠近人口中心地区。

17. 在当今的武装冲突中，常常会将发电和输配电设施作为攻击目标。一旦攻击这些设施，在环境方面令人担忧的主要问题是变压器被毁后会释放出含有多氯联苯(PCBs)的变压器油。在空袭中炸毁变压器，会导致几吨甚至几十吨多氯联苯泄漏。

¹⁹ Theodore Karasik 著《有毒战争》(兰德研究院，2002 年)。

²⁰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科索沃冲突——对环境和人类住居的影响》(1999 年)第 31 页。

²¹ Theodore Karasik 著《有毒战争》(兰德研究院，2002 年)。

泄漏出来的变压器油会导致土壤、空气、河流和地下水污染。²² 众所周知，多氯联苯会严重影响人体健康，尤其是长期接触高量的多氯联苯。多氯联苯已列为可能的人体致癌物，可能导致免疫力下降、肌肉软弱、皮肤变化和出生率较低等非癌症类健康问题。²³

18. 在近年发生的武装冲突中，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领域是贫铀弹药的使用。贫铀密度很大，因此既用于弹药，也用于防御装甲。但贫铀是一种放射性有毒重金属，一旦接触环境就会产生污染。尽管近期研究²⁴的结论认为，其放射性危险非常有限，但是渗入土壤和地下水的重金属所导致的各种潜在问题依然存在。使用贫铀弹药所导致的污染通常局限于受影响地点周围的小范围地区，因此本身不致对当地人民造成问题。但是，如果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贫铀弹药，如果贫铀导致的污染在自然环境中扩散开来，那么生活在受影响地区的人们就可能吸入被污染的粉尘，食用被污染的食品，或是饮用被污染的水。²⁵ 事实上，如果有大量贫铀弹集中攻击一个地区，地下水的铀浓度就可能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受影响最严重可能是儿童，因为儿童在玩耍时可能会不慎摄入被污染的土壤。铀的毒性主要会影响肾，在极少数严重接触的情况下，铀的放射性还会增加致癌风险。尽管以上提到的几项研究均得出结论认为，使用贫铀弹药可能不会对广大人民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对于长期接触这些弹药中含有的污染物会产生怎样的长期影响，目前还一无所知。

19. 除草剂是武装冲突期间被蓄意释放到环境中的另一种危险品。武装冲突方之所以使用除草剂，是出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使用落叶剂是为了不让敌军用森林作掩护。这一做法最著名、文献记载最多的例子就是越南战争期间使用的所谓“橙剂”和其他除草剂。当时，美军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喷洒了 7000 多万升落叶剂，目的是摧毁原始森林植被和农作物。²⁶ 有许许多多人都在当时的行动中接触了这些

²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科索沃冲突——对环境和人类住居的影响》(1999 年)第 39 页。

²³ 美国环保局《多氯联苯与人体健康》，哈德逊河多氯联苯研究

<http://www.epa.gov/udson/humanhealth.htm>。

²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塞黑地区的贫铀：冲突后环境评估》(2002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贫铀意识宣传册》。

²⁵ 世界卫生组织《贫铀》第 257 号实况报道。

²⁶ 《关于“橙剂”产品的责任诉讼》美国纽约东区法院，2005 年 3 月 10 日。

危险品，包括冲突各方的军事人员以及 210 万到 480 万平民。²⁷ 这些除草剂降解后会释放出二恶英，而有大量健康问题都与二恶英有关。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列出了可能与接触“橙剂”有关的一系列疾病：前列腺癌、呼吸器官癌、多发性骨髓瘤、二型糖尿病、何杰金氏疾病、非何杰金氏淋巴瘤、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软组织肉瘤、氯痤疮、迟发性皮肤卟啉症、周围神经疾病和儿童脊柱分裂。²⁸ 尽管证明这种关联性的科学依据仍不充分，但在东南亚地区，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其他负面影响就是跟释放含有高浓度二恶英的除草剂有关。这些影响包括多种癌症、出生缺陷、死产、婴儿死亡以及生殖系统、认知系统、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紊乱。除了通过喷洒直接接触二恶英以外，间接接触二恶英也同样危险，因为这种化学品可以在食品链中积存下来，人们可能接触到被污染的食品和水。

20. 第二，武装冲突中还会用除草剂来摧毁农作物。目的是为了截断敌方的粮食，或者限制创造收入的活动。常用除草剂含有毒素，不同浓度的毒素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尽管这类策略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敌人获得粮食，但常常也会影响原本应该供应给平民百姓的农作物。很少会有农田专门用于为军队种粮食，因此摧毁农作物会对平民百姓的生存产生负面影响。近年来，在武装冲突的背景下，除草剂还用于摧毁毒品作物。但是，由于使用除草剂时无法区分毒品作物和其他合法作物，而且是用飞机来喷洒除草剂，喷洒的准确度不太高，因此薰除古柯和罂粟就会导致附近的农作物同时被毁，从而使得当地人的粮食供给受到限制。此外，尽管各项科学研究还没有就薰除法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影响得出结论，但不断有报道称，薰除法对人体健康的不良影响令人担忧。据受影响地区的医疗服务部门报道，薰除处理导致的低量中毒以及眼部、皮肤和呼吸问题不断增多。人们还担心，这类行动中使用的除草剂含有各种化学品，可能会污染饮用水。最后，各项报道显示，在一个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地区，尽管用于摧毁毒品作物的除草剂采用的是与市售普通除草剂一样的有毒成分，但这一活性成分的浓度并不相同，农用除草剂的浓度为 1%，而用于摧毁毒品作物的除草剂则达到 26%，可见后者毒性更大。²⁹

²⁷ 同上。

²⁸ 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橙剂”一般性资料宣传册》，<http://www1.va.gov/agentorange/>。

²⁹ 生态行动组织《绿色警示》第 115 期(2001 年 9 月)，

<http://www.accionecologica.org/webae/images/docs/fumigaciones/alertas/fumigations.doc>。

21. 最后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战争残余物。战争残余物可成为向环境中释放有毒或危险产物的一大主要来源。残余物会带来风险，这是因为建筑材料中或如上文所述在工业场地上会留下大量的有毒和危险产物。灰烬尤其令人担忧；一场袭击后常常会发生火灾，如果燃烧的残余物中含有诸如油漆、溶剂和塑料制品等有毒产品，燃烧后的灰烬就可能被污染。如果这种灰烬处置不当，就可能污染处置场所周围的环境，而且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潜在的不良影响。房屋被毁后，建材中含有的有毒材料也可能十分危险。石棉就构成一个尤为严重的问题。举例来讲，在中东这个深陷武装冲突的地区，房屋中经常会发现石棉板。只要不挪动，石棉就不会造成任何问题。但是，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研究，石棉板被摧毁时会产生石棉纤维，可能会危及到生活在被摧毁房屋周边地区的人们的健康。³⁰ 大肆损坏某个限定地区的房屋，如某个城市地区，就会导致当地人口面临的健康风险不断增长。尽管战争残留下来的军用物资并不是战争残余物本身，但也可能成为释放有毒和危险产品的来源。这就包括可能含有有毒和危险产品的未爆炸军火，时间一长就可能泄漏到环境中。被遗弃的军用车辆也可能造成威胁，因为在敌对行动接近尾声时，当地居民可能会使用这些车辆，而这些车辆又可能含有有毒材料。战争残余物(包括被石棉或其他有毒产品污染的灰烬)必须作为一种危险品；但是，在忙于开展清理和重建工作时，这些材料造成的威胁往往没有得到重视。

B. 武装冲突对有毒和危险产品及废物的 管制工作产生的负面影响

22. 武装冲突对各国控制本国领土、保护本国人民造成很大困难。因此，武装冲突会助长危险产品和废物的贩运和非法倾倒。这样一来，环境污染就会通过土壤、水、空气和食品链导致人们无法享受基本权利，诸如生命权、健康权、食品权、安居权等等。由于冲突情况下缺少法治，人们常常无法了解到对他们可能有影响的有毒和危险产品及废物的准确信息。此外，还缺少补救措施。这样一来，人们就完全不受保护了。武装冲突的直接后果导致了这些侵犯人权的问题，而且不采取补救措

³⁰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环境初探》(2003年)。

施，其影响会长期存在，侵权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有毒产品和废物造成的环境污染会导致进一步的不安全，引发新一轮冲突。

23. 在武装冲突期间，军队向前推进，往往会导致平民百姓逃离他们居住的城镇、村庄和农场。在逃难过程中，当地人有时可能会丢弃药品和农药。这些产品一旦过了保质期，就变成毒药，而且这些产品既然是被丢弃的，就没有适当的储存条件，可能会形成威胁。如果当地平民回来后还继续使用这些产品，就更会形成威胁，因此，其不良影响可能会在冲突结束后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24. 长期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还会导致这样一种情况：一个有力有效的中央政府不复存在，无法维持法律秩序，也无法确保遵守国内法律和国际法律。这样一来，政府(如果政府依然存在)就无法管制流入本国境内的有毒废物和产品。索马里就是文献记载最全的一例。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研究，自 1980 年代初一直到内战结束，大量非法核废物和有毒废物被倾倒在索马里海岸线上，包括放射性铀废物、铅、镉、汞、工业废物、医院废物、化学废物、皮革类废物和其他有毒废物。³¹ 这些废物大多被随便倾倒在海滩上，装在集装箱和桶里，也不考虑当地人的健康。2004 年 12 月发生海啸，倾倒在索马里海滩上的大量废物被海啸冲散，污染了周边地区。据报道，当时出现了各种健康问题，包括急性呼吸道感染、严重干咳和口腔出血、腹部出血和不正常的皮肤化学反应以及吸入有毒材料后猝死。³²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这项研究，索马里之所以成为倾倒有害废物的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目的地，是因为该国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来捍卫本国的海岸线和领土。这一状况在 2005 年引起了特别报告员的关注。这明显是一起侵犯人权的案件，侵犯了诸如生命权、健康权、粮食权和发展权等权利。此外，索马里用血的事实说明了一个地区发生的武装冲突如何为非法运输和倾倒有毒废物创造便利。

25. 在某些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中，控制一国部分领土的武装反叛组织可能会忽略有毒和危险废物及产品的进口和使用方面的各种管制和限制。事实上，武装反叛组织为了筹集资金、开展军事行动，可能宁愿让他国倾倒有毒废物，以此换取武器或者换取购买武器的资金。而且，如果该组织控制的地区拥有重要的矿产资源，

³¹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海啸之后：快速环境评估》(2006 年)，第 133-134 页。

³² 同上。

他们可能会批准在采矿过程中使用有毒和危险产品，从而降低资源掠夺的成本，实现其利润最大化。

26. 在另一些非国际性冲突或内部动乱的情况下，政府很难完全控制本国边境，如果边境地区活跃着各种武装反叛组织，就会尤其困难。这会导致非法运输和倾倒有毒和危险产品的风险增多。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武装冲突和内部紧张局势会助长各类产品的贩运，包括武器、食品、石油和其他消费品。由于存在黑市，有毒和危险产品就更容易跨越国界买卖，而且十分隐秘，政府当局无从管制。中亚三国交界地区费尔干纳盆地就是一例。该地区广泛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采矿和加工企业，释放着有毒和危险产品。尽管该地区并未发生武装冲突本身，但已经出现过无数次内部紧张局势，使得政府当局加强当地安全的工作变得错综复杂。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报的一起有毒产品贩运案件中，**Khaidarkan** 工厂曾发生多起汞盗窃案，约有 150 公斤这种毒性极大的金属在该地区某非法市场上买卖。³³ 而且，武装冲突和内部危机状况加上贩运泛滥，会导致贪污风气的滋生，进一步动摇国家对有毒和危险产品非法运输和倾倒的管制能力。

27. 武装冲突还会对知情权和参与权产生负面影响，从而进一步增加有毒废物和产品被非法运输和倾倒的可能性。事实上，在无政府或近乎无政府的状态下，管理当局和人民之间不太可能互通信息。当地人如果认识到有毒废物和产品所造成的危险，就能抵制他人倾倒有毒废物的企图，并相应通知政府当局。正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索马里案例中谈到，索马里之所以成为吸引有害废物的目的地，一部分因素是该国公众对倾倒有毒废物的问题认识不足。³⁴ 而且，由于缺少信息来宣传一个地区倾倒有毒产品会造成哪些风险，导致健康方面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增多。在一个战火肆虐的贫困社会，人们的一切努力往往单纯是为了生存和谋生，因此不太可能获得健康方面的警告。但是，如果他们一直处于不知情的状态，甚至就不会意识到有必要采取措施，减少自己面临的健康风险，从而减少潜在的负面健康影响。

³³ “环境与安全计划”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约组织和欧安组织)《环境与安全：化风险为合作》(2005 年)。

³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海啸之后：快速环境评估》(2006 年)第 133-134 页。

二、接触有毒和危险产品及废物的人权层面问题

A. 受影响的权利

28. 上一章节重点讲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武装冲突期间，接触有毒和危险产品并不限于使用生物或化学武器(所幸这两类生化武器极少使用)，而是特别涉及常规武器的使用和危险工业品的泄漏。虽然前文提到的各种报告和资料来源均提到了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但没有详细资料说明会如何影响人们享受人权。尽管如此，武装冲突期间泄漏有毒和危险废物及产品对享受几项人权和基本自由提出了重要问题，尤其是生命权、享有最高可达到的身心健康水平的权利、粮食权、知情权和参与权、遭侵权时获得补偿的权利以及《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文书中所体现的其他人权。

1. 生命权

29. 生命权体现在《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生命权被视为最重要的权利，因为如果生命权得不到尊重，其他人权就失去了意义。³⁵ 《公约》第六条用“固有”一词来描述这一权利，就说明了生命权的重要性。生命权也是一系列不容减损的权利中提到的头一条权利，即便在紧急时刻威胁到国家存亡时也不容减损(第四条)。

30. 所谓生命权，至少是指禁止国家故意或非故意剥夺生命。因此，对于有毒产品泄漏到环境中并造成死亡后果这类案件，只要国家应承担责任，个人就可援引生命权来获得赔偿。尽管如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立场是，狭义理解生命权是不恰当的，保护这项权利需要国家采取积极措施。³⁶ 武装冲突中泄漏有毒和危险产品是一个特殊情况，尽管国家可能不必对导致化学品在环境中扩散的行为负责任，但是可以这样理论：国家有义务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确保事发后当地居民的安全。这些措施可包括疏散、污染评估以及清理和赔偿计划。

³⁵ 曼弗雷德·诺瓦克著《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评注》第2次修订版(Kehl am Rhein, N.P. Engel, 2005年)第121页。

³⁶ 人权委员会《第6号一般性意见》(1982年)第5段。

2. 享有最高可达到的身心健康水平的权利

31. 健康权是对于行使其他权利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权利。每个人都有权享有最高可达到的健康水平。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已阐明，健康权与其他人权密切相关，诸如粮食权、住房权、工作权、教育权、人类尊严权、生命权、不歧视权、平等权、禁止酷刑权、隐私权、知情权以及集会结社自由和迁徙自由，同时又取决于上述权利能否实现。³⁷ 委员会还得出结论，“享有最佳身心健康”不仅仅限于获得医疗保健，还“包括促使人们过上健康生活的广泛社会经济因素，乃至粮食和营养、住房、获得安全、饮用水和适足卫生条件、安全健康的工作条件以及健康环境等决定健康的基本因素”。³⁸

32. 在武装冲突以及有毒和危险产品的大背景下，要实现健康权，就需要国家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在武装冲突期间限制人体接触有毒产品。对于国家保护本国边境和领土的能力受到武装冲突的限制这种情况，这些措施就包括通过有关非法运输和倾倒有毒废物的法律法规，并采取相应的执法措施。对于敌对行动导致泄漏或可能泄漏有毒产品的情况，可能受影响的国家可采取防范措施，限制袭击工业综合体所产生的健康影响。举例来讲，可采取的一项防范措施是在敌对行动刚刚爆发时将装有极危险化学品的罐子倒空。发生泄漏后可采取的措施包括迅速开展清理工作，向当地居民发出健康警告，并提供专业医疗服务。

3. 享有适足食物权

33. 享有适足食物权是广义的享有适足生活水准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适足生活水准权还包括住房和衣物权以及免于饥饿的明确基本权利(目的是为了防止人民遭受饥荒)。这项权利是与人固有的尊严密切相关，是实现《世界人权宣言》所载各项普遍保障不可或缺的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认为，适足食物权的核心内容在于提供数量和质量充分的食物来满足个人饮食需要，食物中不可含有任何不良物质，并且可以为特定文化所接受。³⁹

³⁷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2000 年)第 3 段。

³⁸ 同上第 4 段。

³⁹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12 号一般性意见》(1999 年)第 8 段。

34. 武装冲突期间，在有毒物质造成污染的情况下，食品的供应量和质量都会受到影响。事实上，使用除草剂会摧毁粮食类作物，从而限制当地人口可获得的粮食数量。而且，尽管并不是所有污染都会造成农作物被毁，但还是会直接导致或通过被污染的灌溉水导致农产品不安全，不适合人类食用。污染饮用水同样构成了对这一权利的侵犯。战火肆虐的地区往往比较贫穷，农业是其支柱产业之一，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饮用水的水源都在地面上。如果该地区的粮食来源和水源被污染或者被摧毁，该地区在享受粮食权方面受到的影响就远比其他不产主粮的地区更加严重。实现这一权利需要国家立即采取行动，为无法自给自足的人提供食物，同时采取长期措施，诸如彻底清理被污染的土地，并在必要时，定期评估农作物和土壤中的污染物含量水平，以便确定生长出的粮食适合人类食用。

4. 工作权

35. 工作权体现在《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三条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中。每个人都有权工作，从而有尊严地活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认为，工作权是一项基本权利，是能否实现其他人权的关键，构成人类尊严不可或缺的固有组成部分。⁴⁰ 工作权在个人及其家人的生存问题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6. 武装冲突期间，如果有毒产品泄漏到环境中，工作权就会受到影响。这类案例包括渔民无法工作，因为石油污染导致鱼类种群灭绝或受到污染；农业工作者无法耕作，因为土壤受到污染；旅游业从业人员失去了工作，因为海滩污染影响了整个行业。尽管国家可能不必为导致化学品在环境中扩散的行为负责任，但是可以这样理论：国家有义务建立赔偿机制，弥补无法享受权利所造成的损失，并采取措施来应对这一状况导致的失业问题。

5. 知情权和参与权

37. 就环境中有毒产品泄漏的影响和确切性质获得信息、交流信息，是保障生命权、健康权和适足食物权等其他一些权利的关键。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不了解有

⁴⁰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18 号一般性意见》(2005 年)第 1 段。

毒产品泄漏到环境中会造成怎样的危险，受影响的人无法采取必要措施来缓解对人体健康的不良影响，这样，这些不良影响可能会加剧。可以这样考虑，由于接触有毒化学品会造成威胁，不向公众披露相关信息，可能侵犯到《公约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规定的知情权。据一位评论者称，很难确定知情权是否意味着责任承担者有义务在某些情况下采取积极措施，保证提供国家或私人信息，或者保证向国家或私人提供信息。⁴¹ 尽管国际人权判例法基本上还不认可这项权利，但是现代信息和通信社会的发展已推动着逐步确立提供信息的法定义务，特别是公共行政管理部门提供信息的义务。⁴²

38. 与国际人权文书的现行解释不同，《关于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奥胡斯公约》⁴³ 就获得信息问题采取了基于权利的方法，要求各方确保提供环境事务方面的信息。对于武装冲突期间将危险品泄漏到环境中的问题，《公约》规定，在人类健康或环境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时，政府当局应立即向公众散发所掌握的一切信息，以便公众采取措施，缓解此种威胁造成的潜在不良影响。⁴⁴

6. 获得补救权

39. 只要有权利就有补救。《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阐明了这项法律原则，保障遭侵权的受害者获得“有效补救”。获得补救权有两个方面：诉诸司法和实质补救。这就需要建立独立、公正的机构，能够遵循正规程序审理案件，并在审理后给予补救。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行政和司法机构正在就侵犯宪法规定的享有良好环境权案件落实补救权，有时涉及到保障生命权或健康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强调，“健康权遭侵犯的任何个人或群体受害者都应当

⁴¹ 曼弗雷德·诺瓦克著《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评注》第 2 次修订版(Kehl am Rhein, N.P. Engel, 2005 年)第 447 页。

⁴² 同上。

⁴³ 于 1998 年 6 月在丹麦奥胡斯通过，2001 年 10 月 30 日生效。

⁴⁴ 同上第五条。

在国家或国际各级获得有效的司法或其他适当的补救”，而且理应有权获得充分赔偿。⁴⁵

B. 责任承担者

40. 尽管根据国际人权法，国家无疑是首要的责任承担者，但是武装冲突期间还活跃着其他参与方，这本身对享受人权会产生一定影响。在引起特别报告员注意的某些报告中，私营企业就涉嫌在武装冲突期间将有毒和危险产品泄漏到环境中。

41. 某些案例是关于企业专门生产用于武装冲突的除草剂。为武装冲突供应除草剂和落叶剂的生产企业被指控在此类除草剂中使用浓度更高的有毒化学品，其浓度高于日常和平时期的农用除草剂。政府将合同授予私营企业后，私营企业还可能涉嫌喷洒此类除草剂。这样一来，私营企业的行动就会直接影响居住在喷洒地区周围的人享受人权。因此，如果企业直接涉嫌侵犯人权，或者在明知使用有毒或危险产品会导致侵犯人权的情况下供应有毒或危险产品，可能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2. 私营企业在向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国家倾倒有毒废物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私营企业将有毒废物出口到受冲突影响的地区，利用该国的脆弱状态非法处置有毒废物，从而渔利。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研究，在非洲，采用不安全的方式处置有毒废物只需要每吨 2.50 美元的成本；而在欧洲，安全地处置有毒废物则需要每吨 250 美元的成本。⁴⁶ 特别报告员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一样感到担忧，“与一个长期陷于内战状况的国家和该国代表党派利益的政府谈判签订一份有害废物合同，而该国政府又无力维持一个正常运转的法律系统和妥善的废物管理系统，这种做法在道德上值得怀疑”。⁴⁷ 为了试图缓解武装冲突所造成的不稳定状况及其产生的负面影响，特别报告员建议向相关国家政府提供技术援助，从而加强国家对有毒危险产品和废物运输的监测和管制，尤其是在武装冲突期间和武装冲突结束后不久进行监测和管制。

⁴⁵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2000 年)第 59 段。

⁴⁶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海啸之后：快速环境评估》(2006 年)，第 135 页。

⁴⁷ 同上第 134 页。

43. 特别报告员仍然感到担忧的是，私营企业的行动对人权产生了负面影响，对此私营企业却不承担责任。在东南亚冲突中使用的落叶剂“橙剂”问题上，对该产品的生产商已提起了多起诉讼案。1984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原告提起的诉讼案均庭外调解，生产商们不承认任何法律责任。在近年涉及韩国退伍军人的一起案件中，首尔高级法院的结论是，落叶剂中二恶英含量高于标准水平，因此判决为受害者提供医疗赔偿。⁴⁸ 但是，如果寻求补偿所在的管辖区并不是跨国公司的母国，就会带来种种问题。可能很难执行给予赔偿的判决，尤其当这家公司在管辖国没有资产时就会更难。此外，在武装冲突的特殊背景下，很难想象在一国法庭上对某公司提起民事诉讼，因为在多数情况下，侵犯人权的行为都在该国司法体系名存实亡的状态下发生，或者该国政府就是涉嫌侵犯人权的帮凶。因此，特别报告员建议，对于因跨国公司的行为或因跨国公司疏忽而遭到侵权的受害者，应当允许这些受害者在跨国公司所在管辖区寻求补偿，而且政府应当确保入驻本国的跨国公司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

44. 特别报告员了解到，目前国际上正在激烈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根据国际人权法，私营企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直接责任；因此，特别报告员欢迎秘书长特别代表在人权、跨国公司和其他商业企业的问题上所开展的工作。特别报告员将带着极大的兴趣，继续学习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各项研究成果和建议。

45. 在武装冲突的特殊背景下，武装组织要比私营企业更有可能对享受人权产生不良影响。事实上，作为一场武装冲突的参与方，几个武装反叛组织参与到敌对行动中，很可能会影响受冲突影响地区的人们享受人权，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在许多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武装反叛组织将面临装备更加精良、实力更加强大的政府军队。这种不平衡可能会导致武装组织采用非常规的作战方法，使用他们在敌对区域可能找到的一切潜在武器，包括有毒产品。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武装反叛组织对国家的部分领土行使类似于国家的控制权，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提供社会服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建立起一套司法体系。在这类情况下，一个武装反叛组织履行着类似于国家的职权，国家因为受阻自然是无法行使合法权利，因此该组织就应当承担起类似于国家的责任，尤其是负责保护其管辖区人民享受人权。在另外一

⁴⁸ 2002Na32662 和 2002Na32686 案件，首尔高级法院，2006 年 1 月 26 日。英文版摘要链接 <http://www.korealaw.com/content/infocus/content.asp?id=69>。

些情况下，武装反叛组织并不对部分领土行使类似于国家的控制权，但这些组织依然保留着对人权产生负面影响的重要能力。

46. 尽管武装反叛组织在国际人权法中的义务已成为重大学术讨论的对象，但特别报告员认为，由于这些组织对享受人权产生了重大影响，武装反叛组织应当纳入责任承担者的范畴，而且应当遵守基本人权标准。

三、有关武装冲突期间释放有毒和危险产品及废物的法律框架

A. 国际人道主义法

47. 在武装冲突的特殊背景下，各方行为首先受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约束。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有着相同的最终目标：即保护个人。在某些方面，两者有着相似的准则，尤其是在基本保证领域。但是，有些问题则只受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约束，即敌对行为。约束敌对行为的几项一般性原则关系到武装冲突期间释放有毒和危险产品的问题，此外还有具体规则来约束损害环境的问题。

48. 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原则是约束敌对行为的几项一般性原则，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可能导致有毒和危险产品泄漏到环境中的各种攻击行为。区分原则规定，冲突各方在一切情况下都必须区分民用物体和军事目标，而且民用物体不得成为攻击的对象。《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五十二条就规定了这项原则⁴⁹，而且国家实践显示，这项原则已成为国际法惯例中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适用于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⁵⁰ 所谓军事目标，是指由于其性质、位置或目的对军事行动有实际贡献，而且摧毁该目标会带来明确的军事优势。⁵¹ 在攻击工业设施的背景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攻击工业设施可能导致有毒产品泄漏。事实上，大多数工业设施都具有民用性质；只有摧毁工业场址必将带来明确的军事优势时，

⁴⁹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1977年6月8日)。

⁵⁰ Jean-Marie Henckaerts 和 Louise Doswald-Beck 著《国际人道主义法惯例》(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国际红十字会，2005年)第25页。

⁵¹ 《附加第一议定书》第五十二条第2款。

发动攻击才是合理的，例如攻击一个为军方提供燃料的石油炼油厂。如果该场址跟军事行动没有任何关联，而且攻击的目的是为了摧毁国家的经济实力，那么这次攻击就可以被认为是非法的。值得一提的是，环境及其不同的构成要素(即土地、森林和海洋)已作为民用物体。环境的各种构成要素(如特定地区的森林植被)只有在用于掩护军事目标的情况下才可以成为攻击的对象。

49. 如果某工业设施被当作军事目标来攻击，冲突各方就必须遵守比例原则。如果一次攻击附带造成的损失或伤害预计会超出预期得到的具体、直接军事优势，则禁止这次攻击。这项原则已写入《第一附加议定书》第五十一条第五(二)款，而且国家实践显示，这项原则已成为国际法惯例中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适用于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⁵² 如果一次攻击会导致有毒和危险产品的泄漏，而泄漏的有毒产品预计会导致平民居民死亡或出现健康问题，或者会损坏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民用物体，而且损失程度超出了摧毁该设施所获得的军事优势，那么这次攻击就违反了这项原则。

50. 在任何情况下，冲突各方都必须遵守预防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攻击行动的策划者采取各种措施，避免或最大程度地限制平民百姓附带遭受的损失以及对民用物体的损坏。这项原则已写入《第一附加议定书》第五十七条和第五十八条，而且国家实践显示，这项原则已成为国际法惯例中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适用于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⁵³ 根据这项原则，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确保攻击目标的确是军事目标；攻击必将遵守比例原则；攻击目标的方法将是最不可能造成附带损害的方法；而且无法找到另一个既能带来同等的军事优势、又能对平民百姓和民用物体造成较小威胁的目标。除了在攻击中采取预防措施之外，冲突各方还必须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攻击造成的各种影响。要尽可能减少有毒或危险产品可能发生泄漏后所造成的生命和健康威胁，就需要避免在人口密集地区或其周边地区放置潜在军事目标。尽管双重用途装置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国家依然承担相应的义务，例如不在城市地区放置军用库存燃料。最后，冲突各方必须为可能受影响的平民百姓提供预警，情况不允许除外。特别报告员一方面强烈建议武装冲突各方在一切情

⁵² Jean-Marie Henckaerts 和 Louise Doswald-Beck 著《国际人道主义法惯例》(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国际红十字会，2005 年)第 46 页。

⁵³ 同上。

况下都不要攻击含有有毒和危险产品的设施，另一方面呼吁各方在所有冲突情况下都要履行提供预警的义务。

51. 国际人道主义法还包含了有关敌对行为的几项具体限制，适用于释放有毒和危险产品这一特殊问题。《第一附加议定书》和国际法惯例中包含了保护环境的一般性规定。具体来讲，禁止对自然环境造成广泛、长期和严重的损害。⁵⁴ 这项规则包括两个方面：不但禁止使用可能造成这种损害的作战方法和手段，而且还建立了一项积极的义务，即战争中应当注意保护自然环境不受这种严重损害。《第一附加议定书》第五十五条专门提到了危害居民健康和生存的后果，这也正是这项禁止规则力图避免的情况。这项限制敌对行动的规定尤其适用于广泛使用落叶剂和其他除草剂的情况，而且适用于攻击某些设施后释放大量毒素、长期对大片地区造成严重影响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禁止规则是绝对的，不能因为军事需要而造成这种损害。

52. 在释放毒素的问题上，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另一项准则是禁止攻击含有危险力量的工厂和装置。这项保护条款已写入《第一附加议定书》第五十六条和《第二附加议定书》第十五条⁵⁵，而且国家实践显示，这项条款已成为国际法惯例中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根据这些条款，即便这些装置是军事目标，但是如果可能导致危险力量的泄漏，就不可以作为攻击的对象。但是，这些安排将这项规则限于堤坝和核电厂，所以其他同样含有危险力量的各类装置就不享受同等水平的保护。最近，国家红十字会一项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惯例研究的几名作者谈到，对含有危险力量的其他装置(如化工厂和石油炼油厂)应当一视同仁，因为攻击这类物体也可能对平民百姓造成严重伤害。⁵⁶ 特别报告员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认为，尽管谈判几项《附加议定书》的代表们未能就这项规则是否应当涵盖其他类型的装置达成共识，但保

⁵⁴ 《附加第一议定书》第 35 条第 1 款、第 3 款和第 55 款；Jean-Marie Henckaerts 和 Louise Doswald-Beck 著《国际人道主义法惯例》(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国际红十字会，2005 年)第 151 页。

⁵⁵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二议定书)，(1977 年 6 月 8 日)。

⁵⁶ Jean-Marie Henckaerts 和 Louise Doswald-Beck 著《国际人道主义法惯例》(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国际红十字会，2005 年)第 141-142 页。

护平民不受危险品泄漏的影响不仅合乎逻辑，而且十分必要，这就决定了这项规则应当同等适用于含有危险力量的所有工厂和装置。

53. 禁止摧毁平民居民生存不可缺少的物体，这条规则也跟释放有毒和危险产品的问题有关，尤其涉及喷洒除草剂、蓄意或附带着摧毁农作物的做法。《第一附加议定书》第五十四条和《第二附加议定书》第十四条规定了这项规则，这项规则也属于法律惯例的性质。⁵⁷ 这些条款列出了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一些东西，如粮食、农作物、牲畜和饮用水装置。这条规则并不限于摧毁行为，正如《附加议定书》评注中谈到的，“使用‘攻击’、‘拆卸’和‘报废’等动词是为了涵盖所有的可能性，包括化学制剂和其他制剂造成的水坝污染或除草剂摧毁农作物等。”⁵⁸

54. 值得一提的是，违反上文提到的各项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就相当于犯下战争罪。的确，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行为除了违反区分原则之外，还构成了战争罪：

“故意发动攻击，明知这种攻击将附带造成平民伤亡或破坏民用物体或致使自然环境遭受广泛、长期和严重的破坏，其程度与预期得到的具体和直接的整体军事利益相比是过分的”⁵⁹

55. 特别报告员欢迎许多国家核准《规约》；对于那些在敌对行动期间释放有毒和危险产品的人理应承担却没有受到惩罚的情况，特别报告员坚信《规约》有助于推动这种有罪不罚情况的终结。

B. 国际人权法的继续适用

56.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尽管人道主义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框架，用于解决武装冲突期间释放有毒和危险产品的现象，但国际人权法的准则依然适用。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各项规则是约束各方行为，以避免有毒产品的泄漏对当地居民产生不良影响；相比之下，人权法则约束既成事实后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换言之，在

⁵⁷ 同上第 189 页。

⁵⁸ Yves Sandoz 和 Bruno Zimmermann 著《附加议定书评注》，(国际红十字会，1987 年)，第 655 页。

⁵⁹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8 条第 2 款(b)项(四)目，(1998 年 7 月 17 日)。

武装冲突的背景下，人道主义法律体制力图从源头上防范污染，而人权法则解决污染的影响和后果。受有毒和危险产品泄漏影响的国家有义务确保落实可能受到不良影响的所有人权，包括生命权、适足食物权、健康权、工作权和知情权。

57. 人权法可适用于武装冲突状况，这种适用性有几点好处。人道主义法在敌对行动结束后就不再适用，而人权义务在和平时期仍然适用。在有毒产品泄漏的问题上，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泄漏后产生的负面影响很可能在冲突结束后持续很长时间。而且，侵犯人权后寻求补偿可能要比违反人道主义法后寻求补偿更加容易。事实上，人权义务的承担者很容易确定：在一国领土上或国家行使控制权的领土上发生侵权行为，国家就是主要的责任承担者。此外，由于国家控制着发生侵权行为的领土，因此更适合为不落实人权的情况提供补偿。但是，违反人道主义法可能是某武装反叛组织或某外国政府的行径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可能无法获得补偿，而且由于管辖权问题和国家间和平协议中的一般性索赔结算问题，寻求赔偿可能会十分复杂。证明是否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可能也要比证明是否违反人权法更加困难。的确，证明违法行为从来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尤其是证明违法敌对行为规则；例如，如何证明一次攻击是否遵循了比例原则，又如何证明双重用途设施构成军事目标？有些情况非常直观清晰，但大多数情况都属于灰色区域。从另一个角度讲，不落实人权的情况非常直观，很容易观察到，因此也比较容易证实。

四、结论和建议

58. 遵照人权委员会的任务，特别报告员在前几次报告中大多重点阐述了有毒和危险产品及废物的非法运输如何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人民享受人权。本报告不仅重点研究发展中国家发生的侵权问题，而且试图探讨受武装冲突影响的所有国家存在哪些潜在的侵权问题。但值得一提的是，释放有毒化学品可能对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随着城市化不加控制地发展，居民住宅区往往建在靠近潜在军事目标的地方，而这些军事目标含有危险品，风险极大。出现健康问题后，获得医疗援助可能会比较困难，有关各种危险的信息可能比较难找，国家因为缺少资源可能无力开展有效的清理工作。

59. 就其性质而言，武装冲突直接会严重影响到人们享受许多人权。自然，人道主义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媒体通常会重点关注和应对这些短期后果；例如，平民

被杀、虐待囚犯等问题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本报告力图说明，尽管武装冲突期间释放有毒产品可能不会产生同样令人发指的短期影响，但是这一问题会对享受人权产生严重的长期影响。

60. 曾经有许多研究从法律角度探讨了战争对环境的影响，包括人道主义法和环境法，并且从科学分析的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冲突后事务处”开展的各项研究。但是，很少有学者研究这一现象对人权的影响。特别报告员认为，通过运用一种基于权利的方法，有利于防范这类事件的发生，同时确保更好地处理这类事件的负面影响。通过运用这种基于权利的方法，受害者可以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了解到即将采纳的各项措施，并且有机会获得补偿。

61. 除了呼吁各国综合采用人权方法来应对武装冲突期间释放有毒产品的问题之外，特别报告员谨提出如下建议：

- 特别报告员敦促武装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尤其是考虑到释放有毒和危险产品对平民百姓的生命和健康产生的潜在后果以及对环境的潜在影响。在评估一次攻击是否合法时，各方必须充分认识到各自对此类攻击所承担的责任；
- 特别报告员建议，一旦敌对行动期间条件允许或至少在敌对行动结束时，各国应在其管辖领土或控制领土上确定并评估潜在“热点”地区；
- 特别报告员鼓励冲突各方共享相关工业场址的信息，这些工业场址含有危险和有毒产品，一旦泄漏，会影响平民居民的生命和健康；
- 地方管理当局一旦了解到蓄意或附带泄漏有毒产品所造成的各种风险，应当立即通知当地人民，这样，受影响的人们就能采取措施，捍卫自己的健康；
- 有毒和危险产品发生泄漏后，被污染的场址应尽快妥善清理。这就包括处置被污染的战争残余物、未爆的弹药和军事装备，处置方式应当遵循国际环保标准；
- 为缓解对环境的损害，一旦敌对行动期间条件允许或至少在敌对行动结束时，冲突各方应当为专业清理人员进入污染物扩散场址提供便利，尤其是发生石油外溢的状况；

- 特别报告员欢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冲突后事务处”开展的各项工作，并恳请各国与该部门合作，共同推进该部门的各项计划，特别是开展冲突后评估和加强能力建设的各项计划；
- 特别报告员欢迎为面临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或其他危机情况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从而帮助这些国家有效控制有毒和危险产品及废物的流动，同时鼓励各国就这一问题开展区域合作，如中亚“环境与安全”计划。

-- -- -- -- --